

亚太主要国家 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冯 梁 主编

YATAI ZHUYAO GUOJIA

HAIYANG ANQUAN ZHANLUE YANJIU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军队“2110工程”专著
JUN DUI '2110 GONGCHENG ZHUAN ZHU

亚太主要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冯 梁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太主要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 冯梁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12-4140-8

I. ①亚… II. ①冯… III. ①海—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研究—亚太地区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503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装帧设计 嘉 维

书 名 亚太主要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Yatai Zhuyao Guojia Haiyang Anquan Zhanlüe Yanjiu

主 编 冯 梁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内文排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2½ 印张
字 数 36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5 月第一版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140-8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海洋安全战略，是指主权国家综合运用国家资源和国家手段，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维护国家海洋方向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全局性方略。通俗的来说，是对海洋安全进行全局性筹划和指导。

海洋安全战略有严格的概念界定、作用空间和要素内涵。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确保海洋安全。海洋安全是指国家海洋利益没有受到内外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担忧，客观上处于良好状态。由于国家利益大致可分“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两大类，而海洋利益又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维护国家海洋安全，说到底还是维护国家海洋方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对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国家来说，维护陆上方向的生存利益涉及国家主体存在，其意义不言而喻，而维护国家海洋方向发展利益，则涉及到国家的繁荣发展，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研究海洋安全问题，主要是研究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海洋安全事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海洋安全战略具有明确的行为主体和性质特征。在行为主体方面，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主体必须具有主权国家特征，国家所属的部门、单位、集体，可以在确保国家海洋安全方面承担责任，但并无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职责；在性质特征上，海洋安全基本上是中性的名词，但海洋安全战略则完全不同。各个国家奉行的战略思想、国家制度、安全战略具有明确的阶级性，因此，其实施的海洋安全战略也表现出很强的阶级性。

在要素方面，海洋安全战略与其他战略一样，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通常由海洋安全形势、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海洋安全战略力量和海洋安全战略手段等组成。海洋安全形势，是对主权国家在海洋方向面临安全状态的客观描述和准确判断。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是指海洋安全战略要达成的预期目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核心问题。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谋划，应

始终围绕战略目标而进行。海洋安全战略力量,是指落实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所需的海上力量,既包括国家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非军事力量,如国家海上执法队伍、商船和运输船队、乃至海上科考力量等。海洋安全战略手段,是指运用海洋战略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方针,包括战略运用的指导思想 and 指导原则、运用方式、实现途径等。上述四个要素在海洋安全战略中地位不同,共同构成了海洋安全战略的有机整体。其中,海洋安全形势判断是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是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海洋安全战略力量是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依托,海洋安全战略手段是维护海洋利益的现实途径——既架起海洋安全战略中目标要素与力量要素之间的桥梁,也是海洋安全战略的能动因素。

海洋安全战略的影响因素很多:一是国家海洋利益。作为国家海洋方向利益的总称,国家海洋利益是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主要依据。二是海洋战略环境。作为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处的海洋空间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客观状态,它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和不断变化过程中,对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着巨大影响。三是国家海洋战略和安全战略。海洋安全战略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国家战略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家发展角度讲,海洋安全战略是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安全角度说,它又是国家安全战略在海洋空间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海洋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海洋战略的交叉汇合部分,既是国家安全战略在海洋方向的体现,又是国家海洋战略在安全领域的反映,兼具安全战略与海洋战略的双重特质。四是海洋综合实力。海洋综合实力的大小,对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制定和战略实施有着重大影响。实力大则确定目标大,对战略的推动作用亦大,反之则小。五是海洋文化传统。对推动国家制定和实施海洋安全战略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海洋安全战略具有鲜明特征:一是层次高。国家涉海部门或单位可以参与战略的实施,但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主体必须是主权国家。二是全局性。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战略是对国家涉海安全事务作出的全局性安排,不仅在空间上涉及多个涉海领域和部门,而且在时间上也在较长时期内对海洋安全事务作出相应安排;三是指导性。对国家海洋安全事务具有指导作用。四是稳定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对国家海洋战略或安全战略发挥支撑作用。

二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巨大的海洋权益，同时也引发了主权国家间前所未有的海洋权益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对国家综合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与此伴随，相邻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端也更加突出。为确保海洋利益不受到损害，实现国家海洋利益的最大化，亚太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海洋问题，纷纷提出海洋安全战略或海洋安全政策，对海洋安全事务作出全局性安排。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观点，主张日本应海洋立国，向海洋发展，企图为争夺周边海洋空间提供舆论铺垫。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政界、学界要求政府设立战略指导机构统筹海洋安全的呼声高涨。2003年，日本推出《保护海洋权益九项提案》，先后出台《海洋基本法》、《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海洋基本计划》和《低潮线保全和基地设施整備法案》，设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安全政策。在具体行动上，日本除强化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监控、增大对东海所谓“中间线”附近的监视，更是在冲之鸟礁问题上采取具有国家行为的舆论造势，为其抢占西北太平洋海洋安全事务先机作铺垫。韩国于上个世纪末制定《韩国海洋21世纪》，明确海洋战略目标，提出新海上安全理论，海上防御逐步向“自主独立”过渡，并努力走向“大洋”，战略防御范围从“沿海防御”向“远洋作战”过渡，战略防御手段更加注重全方位、多层次的海上安全合作，努力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在具体海洋安全事务中，韩国不仅加强对“独岛”（日本称“竹岛”）的占领，扩大对中国苏岩礁（韩国称“离于岛”）的控制，而且加强了对中韩专属经济区重叠部分的监视。越南是大力推进海洋安全的后起国家。2007年，越共在《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明确提出2020年之前国家战略目标是打造海洋强国，实现海洋强国和海洋富国，并在海洋安全事务上作出了各种安排。重组海岸警卫队，在其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上行使海洋安全及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加强南沙侵占岛礁，扩大战略防御纵深；租用外国科考船在南海进行大面积、拉网式海洋调查，为其所谓外大陆架“划界案”提供技术依据，并派武装渔船实施护航。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海洋邻国，但作为在亚太地区有

着广泛利益及持久影响力的世界性海洋大国，其海洋安全战略趋向受到广泛关注。2005年，美国发布《海上安全战略》白皮书，明确美国在海洋安全方面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加强美国国内各部门和国际间的合作，“对全球范围的行动达成共同理解并形成合力，”^①加大对海上恐怖主义的防范。2007年，美国还提出“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努力构筑美国主导的世界海洋安全秩序。此外，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出台不同的战略文本或文件，阐述本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和海洋安全政策。

显然，亚太主要国家通过如下途径加强海洋安全的制度性安排：发布海洋安全事务白皮书，明确国家在海洋安全事务的职责和角色；出台新的海洋安全政策，加强对海洋安全事务的筹划和指导；提高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的建设力度，为维护海洋利益提供安全保证；采取进取举措和实际行动，加大与其他国家的海洋权益争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亚太国家的成分较为复杂，各国对海洋安全事务的安排呈现出较大差别。一些国家立国时间较长，海洋安全威胁多源，对海洋安全有深刻认识，筹划海洋安全的历史较为悠久。另一些国家立国历史较短，海洋安全威胁单一，对海洋安全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较为肤浅，重视海洋安全问题只是近些年的事；一些国家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安全几乎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另一些国家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洋安全只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家颁布和出台过正式的文本文件，另一些国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提出过海洋安全政策或海洋安全战略构想，或以“宣言”和“协议”等形式表现。尽管如此，所有国家在海洋安全的实践层面，均面临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海洋安全问题，均在全局上对海洋安全事务作出总体筹划，提出海洋安全构想，进行海洋安全部署。

为防止引发词意误解，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国家取“海洋安全战略”名称，对少数国家则以“海洋安全战略构想”或“海洋安全政策”来表述。

三

中国是亚太大国，在海洋安全事务上既与亚太主要国家有着紧密联系，

①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05.p.2.

又与海上相邻国家在岛礁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亚太主要国家关于海洋安全事务的政策、声明、制度、措施和安排，不仅对中国海洋方向的安全形势和中国维护海洋利益的努力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亚太海洋安全形势构成巨大冲击，进而也对亚太海洋安全秩序的重塑和构建产生持久影响。研究上述国家的海洋安全战略或海洋安全政策，把握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预测其发展趋势，揭示其对区域海洋安全事务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不仅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和海洋利益所需，也是维护亚太海域和平稳定、构筑公正合理的亚太海洋安全新秩序所迫。

本书是国家海洋局《世界海洋形势研究》子课题“世界主要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新世纪以来周边国家‘经略’海洋的重大战略举措及我应对之策研究》（11BGJ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研究2008年底启动，主要选取对中国海洋安全与发展有一定影响的亚太主要国家美、俄、日、韩、菲、马、印尼等国，对其海洋安全战略和政策做客观描述和评介。加、澳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影响国家，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且在海洋安全战略方面出台了详尽甚至较为成熟的文本文件，理应纳入课题研究对象。印度在多个国际场合均声称是西太国家成员，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人文角度，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太国家。不过，印度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和中国的陆上邻国，对西太平洋安全形势的未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加之其在海洋安全方面的思考正趋于成熟，故也将其收录进来。

本书是课题组的集体研究成果，成员分别来自海军指挥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作者大部分为副教授或博士，在国别海洋安全问题上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课题组成员在陆续接受任务后，对所在国别的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专题追踪研究，个别同志还利用短期国外访学期间，收集相关资料，咨询相关专家。全体人员几易其稿，召开三次小型研讨会，最终形成此稿。

全书由冯梁教授拟定总体思路，提出修改意见并审定终稿。李向东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稿子的修改。各章撰稿人分别为（按国家出现先后顺序）：

季晓丹（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博士）负责“美国部分”。

段廷志（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博士）负责“日本部分”。

陈良武（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博士）负责“俄罗斯部分”。

冯梁（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和方秀玉（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负责“韩国部分”。

龚晓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马来语教研室讲师）负责“马来西亚部分”。

鞠海龙（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负责“印尼部分”和“文莱部分”。

冯梁、李向东（海军南海舰队某支队副支队长）负责“菲律宾部分”。

甘振军（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读博士）负责“澳大利亚部分”。

陶平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和林松（海军指挥学院讲师、硕士）负责“加拿大部分”。

宋德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与白俊（硕士）负责“印度部分”。

在研究过程中，海军指挥学院院长沈金龙少将、政治委员张原少将给予了极大鼓励，科研部提供了大力帮助。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高之国所长提供了战略指导，张海文副所长对推动课题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部长朱成虎少将、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少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研究员、外交部边海司参赞肖建国博士对本课题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主 编

2011年09月08日于半山园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美国海洋安全战略 1

- 一、影响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因素 2
- 二、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6
- 三、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发展的特点 32

第二章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 37

- 一、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探源 37
- 二、冷战后影响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诸要素 56
- 三、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73

第三章 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 79

- 一、影响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的因素 79
- 二、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沿革 86
- 三、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 97
- 四、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 107

第四章 韩国海洋安全政策 115

- 一、古代朝鲜海洋安全意识与近代朝鲜海洋安全 116
- 二、冷战期间韩国海洋安全的发展变化 121
- 三、冷战结束后走向自主化、大洋化的韩国海洋安全理念 126
- 四、韩国海洋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132

第五章 菲律宾海洋安全政策与实践	147
一、菲律宾海洋安全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47
二、菲律宾海洋安全政策目标与具体实践	151
三、菲律宾海洋安全政策中的南海争端	155
第六章 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	160
一、影响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	161
二、独立初期至20世纪末的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与实践	166
三、新世纪以来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与实践	174
四、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的若干思考	183
第七章 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190
一、海洋安全对印度尼西亚的现实意义	190
二、影响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的因素	192
三、印尼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	196
四、印尼海洋安全政策的特点及相关思考	200
第八章 泰国海洋安全战略	203
一、泰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影响因素	204
二、泰国维护海洋安全的肇始与发展	210
三、冷战后泰国对海洋安全形势的判断	215
四、泰国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实践	219
五、关于加强中泰海洋安全合作的思考	232
第九章 文莱海洋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239
一、文莱的海洋地缘安全状况	239
二、影响文莱海洋安全的主要因素	241
三、文莱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	244
四、文莱海洋安全政策的特点	247
结论	249

第十章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	251
一、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影响因素	251
二、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254
三、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	270
四、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影响与思考	275
第十一章 加拿大海洋安全政策	281
一、冷战时期加拿大的海洋安全政策	281
二、冷战结束以后加拿大海洋安全政策	282
三、新世纪以来加拿大海洋安全政策	284
四、加拿大落实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举措	286
第十二章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	290
一、影响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	291
二、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301
三、应对新的挑战——冷战后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1991年至今）	313
四、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海洋安全的深远影响	326
参考书目	339

第一章

美国海洋安全战略*

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上看，美国都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对于美国而言，大西洋和太平洋既是两道天然的屏障，使其不易受到外部战火袭扰；同时又是两条天然通道，使其可自由地向外投送影响和力量。可以说：“美国的诞生、存在依赖于海洋，美国的大部分历史自然是海上活动的人和船的历史。”^①200多年来，美国的海洋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其海洋安全战略在确保美国的安全、推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没有“海洋安全战略”这一专门概念，但美国在一定时期内针对海洋安全问题推出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及战略的总和，仍然可称为海洋安全战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2005年颁布了《海上安全战略》，虽然“海洋”和“海上”表述的侧重点有所不一，但基本上是围绕海洋安全问题而展开的，几乎可以等同于海洋安全战略。总结和归纳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单纯军事意

* 本章主体内容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2期。

① 王昉、郭天倚：《美国海上力量：由海向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1月，第1页。

义上的安全，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

一、影响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因素

就美国而言，影响、制约并引导其海洋安全战略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因素有：海洋地缘战略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战略文化传统。

（一）海洋地缘战略关系

影响美国海洋安全战略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的海洋地缘战略关系。所谓地缘关系，“是指相关国家之间在地理和地缘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利益相关的诸种战略关系，如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文化关系、地缘军事关系等”。^①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邻国之间形成的各种战略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美国地处北美洲，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北依加拿大，西南与墨西哥为邻，东南与古巴、海地等小国相望于墨西哥湾。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东西两洋、南北弱邻”，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

美国在海洋地缘战略关系及其具有的优势，成为影响其海洋安全战略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因素。美国东距欧洲3,000—5,000公里，西离日本约6,000—8,000公里，大西洋、太平洋成为阻隔欧洲和亚洲侵略者入侵的天然屏障。基于这样的情势，美西战争之前，针对海上方向的可能威胁，美国采取的是“要塞防御为主，海军巡航为辅”的海洋安全政策。等到19世纪末，美国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和经济上的高速发展，要求美国走出美洲，走向海外。为此，美国采纳马汉的“海权”理论，由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进入冷战后时代，海洋成为美国向陆地施加影响的自由基地，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由海向陆”的海洋安全战略文件，以实现由海向陆投送力量 and 影响、最终控制世界的目的。总之，东西两岸有大洋保护、南北陆上无强邻威胁的地缘优势，使美国可以将国家的战略重心放在发展海权上，而不必像法国和荷兰那样需要长期保持一支规模巨大的陆军，常常陷入是发展海权还是发展陆权的两难境地。

^①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66页。

（二）国家利益

影响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①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基本依据，也是国家安全战略指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战略决策者所要做的就是“在分析和判断战略环境和面临的威胁时，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基本依据和战略指导的出发点，并从国家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判断国家利益所受挑战的程度和方式，确定威胁的性质和等级，并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②

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海上安全关注的主要方向是大西洋；而从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开始在太平洋扩张，其海上安全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关注太平洋上的安全。^③二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出台了视野扩展至全球的“海上战略”。^④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又发布《国家海洋安全战略》和《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联合本国各部门的海上力量以及加强与世界各国海上力量之间的合作，应对未来多元的、不确定的海上威胁，巩固和维护遍布全球的美国利益。可以说，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既是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发展和变化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

（三）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的战争实力和战争潜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政治、军事集团总体的战争力量，对战争战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全过程的和决定性的”。^⑤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具有经典意义，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选择。

考察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两者的紧密联系。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尽管

①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40页。

②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46页。

③ 期间，美国出台了“门户开放”政策，制订了在太平洋方向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橙色计划”，同时向太平洋舰队派遣了最先进的战列舰。

④ 1986年1月以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海军上将署名文章的形式正式公布于世。该战略是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战略。

⑤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59页。

美国很清楚海上力量对赢得独立战争和第二次美英战争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够，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海军，面对世界海洋霸主英国，美国只是采取“袭扰”和“保交”策略，旨在破坏英国的海上补给和贸易，支援美国的陆上战争。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加紧国内经济建设，发展海外贸易，实力大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越了一些老牌帝国主义，迅速成长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把眼光开始转向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论”为美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此时，美国的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并发展海权，向海外扩张。一战结束后不久，通过华盛顿会议和《五国海军协定》，美国海军在舰艇吨位和数量上已与英国海军平分秋色，成为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为美国将来实施全球性海洋安全战略做好了物质准备。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近半个世纪的紧张对峙中，对各自海洋战略的调整更是同他们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的消长、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实力因越战的受损，建成了以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主体的远洋舰队，成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支战略力量。到了80年代，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而从越战中恢复的美国趁机推出“海上战略”，夺回了海上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海上实力更是鹤立鸡群。掌握世界大洋控制权的美国随即推出“由海向陆”系列战略白皮书，意图通过控制海洋达成控制世界的目的。不难看出，200多年来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其变化的基础是美国的国家实力。

（四）战略文化传统

战略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在战略学上所表现出来的持久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它是一个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① 战略文化对战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上。在西方主流战略文化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无休止的争斗被认为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在西方战略文化中，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强者的法则。用俾斯麦的话说，“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

^①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77页。

非议的生存竞争规律。”^① 美利坚民族主要是由越海而来的欧洲移民演变而来，因此，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承继了西方主流战略文化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认知模式，其战略文化中蕴含着一种热衷于对抗以及寻找敌人乃至制造敌人的内在驱动力。在美国各个阶段的海洋安全战略中，这一点都有清晰的反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洋安全的目标就是要向腐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挑战，并在同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胜出；冷战时期的“海上战略”更是以苏联为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延续了冷战思维，寻找并树立新的对手。

美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影响了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目标可分为两类：扩张性和非扩张性，而美国的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是扩张性的。美国前总统詹姆斯·布坎南说：“我们国家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即使我们想要违背它，也不可能。”^② 对于美国而言，扩张不仅是一种生存法则，也是一种安全法则。早在19世纪末，马汉就要求美国将其防御线前推，认为其防御线离美国海岸线越远越安全。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便开始实施前沿部署；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又把前沿部署改为前沿存在，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之上。这种将利益的扩张和霸权的获取作为自身最高战略目标的战略谋划，为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向全球扩张、建立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

美国文化传统还影响到其海洋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说话要温和，但手中要拿着大棒。”^③ 美国海军就是罗斯福手中一根结实的“大棒”，通过不停地挥舞这根“大棒”，美国将拉丁美洲变成了自己的后院。可以说，罗斯福的“大棒”论，正是实力至上的真实反映。事实上，美国一贯相信武力是最有效的战略手段。从20世纪初美国海军奉行大舰巨炮主义，到冷战时期提出“建设600艘舰艇海军”的建设目标以图获得海上优势，再到冷战结束后提出“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概念，无不反映出美国海洋安全战略中信奉实力至上的内涵。

①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0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E. B. 波特主编：《世界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382页。